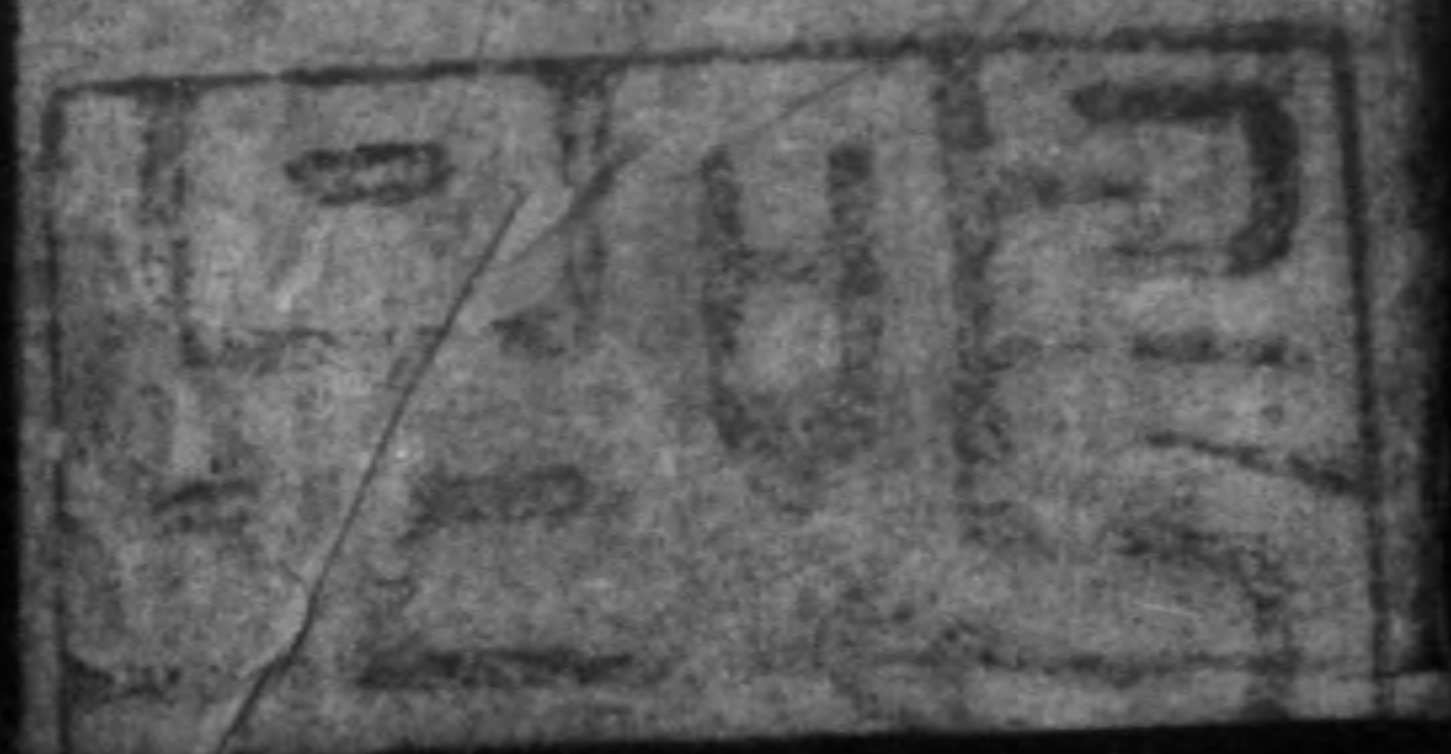




經籍考



經籍考卷之五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子

類書

唐志十七家四十二部七千二百八十八卷

失姓名三

家王義方以下不著錄三十一家一千三百二十八卷

宋三朝志一百一十五部五千一百一十九卷

宋四朝志一十六部五百一十四卷

宋中興志一百七十一家一百九十七部八千三

百九十七卷

同姓名錄三卷

晁氏曰梁元帝撰纂類歷代姓名人成書一卷唐陸善經續增廣之齊梁間士大夫之俗喜徵事以爲其學淺深之候梁武帝與沈約徵栗事是也類書之起當在此時故以此錄爲首

古今刀劔錄一卷

晁氏曰梁陶弘景撰記古今刀劔

語麗十卷

陳氏曰梁湘東王功曹參軍朱澹遠撰采撫書語之麗者爲四十門按前志但有雜家而無類書新唐書志始別出爲一類此書乃猶列雜家

要之實類書也但其分門類無倫理澹遠又有語對一卷不傳

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

陳氏曰北齊尚書左僕射范陽祖珽李微等撰按唐志類書在前者有皇覽類苑華林遍略等六家今皆不存則此書當爲古今類書之首珽之行事姦貪凶險盜賊小人之尤無良者言之則汚口舌而其所編集乃獨至今傳於世然珽嘗以他人所賣遍略貨錢受杖又嘗盜官遍略一部坐獄論罪今書母乃盜遍略之舊以爲已功

耶遍略者梁徐僧權所爲也又按隋志作聖壽堂御覽卷數同聖壽者實齊後主所居

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

晁氏曰唐虞世南撰世南仕隋爲秘書郎時鈔經史百家之事以備用分八十部八百一類北堂者省之後堂世南鈔書之所也家一百二十卷

兔園策十卷

晁氏曰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爲四十八門皆偶麗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墅以

授學童故有遺下兔園策之誚

古今姓字相同錄

晁氏曰唐丘光庭撰光庭中進士第

藝文類聚一百卷

晁氏曰唐歐陽詢等撰分門類事兼採前世賦詩銘頌文章附于逐目之後按唐志詢與令狐德柔克朗趙智行同修

陳氏曰所載詩文賦頌之屬多今世所無之文集

初學記三十卷

晁氏曰唐徐堅等撰初張說類集事要以教諸

王開元中詔堅與韋述余欽施本張烜李銳孫
季良分門撰次

集類一百卷

晁氏曰唐劉綺莊撰綺莊毗陵人嘗於蘇州崑
山縣令家多異書採摭事類分二十餘門凡五
十餘萬言上之于朝前有萬希序題云開元二
十九年辛巳按綺莊集有上白敏中啓疑非玄
宗時人當考

六帖三十卷

晁氏曰唐白居易撰以天地事物分門類為聲

偶而不載所出書曾祖父秘閣公為之注行于
世世傳居易作六帖以陶家餅數千各題名目
置齋中命諸生來集其事類投餅內倒取之抄
錄成書故所記時代多無次序云

陳氏曰唐志作白氏經史事類一名六帖

程氏演繁露曰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可備詞賦
制文采用者各以門日類粹而摠名其書為六
帖既不自釋所以名後人亦無辨偶閱唐制其
時取士凡六科別其所試條件每一事名一帖
其多者明經試至十帖而說文極於六帖白之

書爲應科第設則以帖爲名其取此矣

又曰唐制開元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視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六帖之名所由起取中帖之多者以名其書期必中選也

記室新書二十卷

晁氏曰唐李途撰采摭故事綴爲偶儷之句分四百門途中和中爲東川掌記因以名其書云古鏡記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纂古鏡故事

戚苑英華十卷

晁氏曰唐袁悅重修本楊名所著悅掇其要類爲語對以它說附益之

戚英纂要十卷

陳氏曰唐劉揚名撰皆集內外宗族姻親故事二教珠英三卷

晁氏曰唐張昌宗撰按唐志一千三百卷今所存者止此

備舉文言二十卷

晁氏曰唐陸贄撰摠四百五十餘門議者謂大類六帖而文辭過焉崇文摠目有之

童子洽聞記三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分二十門雜記經史名數或題童子洽聞記云唐許塾撰

占城冢記二卷

晁氏曰唐皇甫鑿撰記古城所築之人姓名初不及冢而名曰城冢記未知其說

小名錄三卷

晁氏曰唐陸龜蒙撰龜蒙以末世有官名

之別自秦至隋編而記之至於神仙玉女之名婦人臧獲之字亦無棄焉龜蒙世稱其博然此書特雜取於史傳問爾無異聞也

金鑰二卷

陳氏曰唐太學博士河內李商隱義山撰分四部曰帝室職官歲時州府大略為牋啓應用之備

玉屑十五卷

陳氏曰無名氏

備忘小抄十卷

晁氏曰爲蜀文谷撰雜抄子史一千餘事以備遺忘其後題廣政三年廣政王衍年號也
太平御覽一千卷

晁氏曰皇朝李昉等撰太平興國中昉被詔輯經史故事分門春明退朝錄云書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名太平御覽

陳氏曰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譯條次修纂本號太平編類太平興國二年受詔八年書成改名御覽或言國初古書多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故也其實不然

特因前諸家類書之舊爾以三朝國史攷之館閣及禁中書摠三萬六千餘卷而御覽所引書多不著錄蓋可見矣

冊府元龜一千卷

晁氏曰皇朝景德二年詔王欽若楊億修君臣事跡唯取六經子史不錄小說雜書至祥符六年書成上之凡三十一部有摠序一千一百四門有小序同修者十五人錢惟演杜鎬刁衍李維威綸王希哲陳彭年姜輿宋貽王陳越陳從易劉筠查道王曙夏竦初撰編序諸儒皆作帝

以體制不一遂擇李維錢惟演陳彭年劉筠夏竦等付楊億竄定賜今名爲序冠其首其音釋又命孫奭爲之

陳氏曰凡八年而書成摠五十部部有摠序一千一百四門門有小序賜名製序所采正經史之外惟取戰國策國語韓詩外傳呂氏春秋管晏韓子孟子淮南子及修文殿御覽每門具進上親覽摠其舛誤多出手書或召對指示商略容齋洪氏隨筆曰真宗初命儒臣編修君臣事跡後謂輔臣曰昨見宴享門中錄唐中宗宴飲

韋庶人等預會和詩與臣僚馬上口摘含桃事皆非禮也已令削之又曰所編事迹蓋欲垂爲典法異端小說咸所不取可謂盡善而編修官上言近代臣僚自述揚歷之事如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李石開成承詔錄韓偓金鑿密記之類又有子孫追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郭俟傳柳氏序訓魏公家傳之類或隱己之惡或攘人之善並多溢美故匪信書并摻僞諸國各有著撰如僞吳錄孟知祥實錄之類自矜本國事或近誣其上件書並欲不取餘有三十國春秋

河洛記壺関録之類多是正史已有秦記燕書
之類出自偽邦商芸小說談數之類俱是詆諧
小事河南志邠志平剡録之類多是故吏實從
述本府戎帥征伐之功傷於煩碎西京雜記明
皇雜録事多語恠奉天録尤是虛詞盡議采取
恐成蕪穢並從之及書成賜名冊府元龜首尾
十年皆王欽若提摠凡一千卷其所遺弃既多
故亦不能暴白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
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
學用諫録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

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録李泌事用鄭
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
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偓
鳳翔謀盡用金鑿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亂討
表甫用平剡録記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妖
亂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
廢也

天和殿御覽四十卷

陳氏曰侍讀學士臨川晏殊等天聖中受詔取
冊府元龜極其要者分類爲二百一十五門天

和者禁中便殿也

鹿門家鈔詩詠五十卷

陳氏曰鴻臚少卿襄陽皮文燦撰以群書分類事為詩而注釋之其祖日休有書名鹿門家鈔故今述其名

類要六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晏殊纂分門輯經史子集事實以備修文之用

陳氏曰按中興書目七十七卷豈併目錄為七十七部耶

南豐曾氏序略曰公所為類要上中下秩摠七十四門凡若干門皆公所手抄於六藝太史百家之書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竒跡之序錄皆搜尋細譯而終於三才萬物變化情偽是非興壞之理隱顯巨細之委曲莫不究公之得於內者若此則士不素學而處從官之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

事類賦三十卷

陳氏曰校理丹陽吳淑正儀撰進并注

韻類題選一百卷

陳氏曰朝奉大夫知處州新表轂容直撰以韻類事纂集頗精夢世所行書林韻會蓋依倣而附益之者也轂嘉祐六年進士東坡守杭時爲倅風月平分之詞爲轂作也其後累世登科絜齊變其四世孫也

書林韻海一百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分門韻纂經史雜事以備檢閱或云皇朝許冠所編

音叙指南二十卷

晁氏曰任浚撰崇寧中人纂集古今文章碎語分門編次之凡二百餘類

陳氏曰皆經傳四字語備尺牘應用者

異號錄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馬永易明叟編古今殊異名號如銅馬帝無愁天子之類頃嘗見近世人增廣其書名曰賓實錄亦殊該博

陳氏曰馬永易撰蜀人勾龍材校正文彪增廣本書三十卷後集三十卷義取名者實之賓爲名史韻四十九卷

陳氏曰嘉禾錢諷正初撰附韻類事頗便檢閱
書林韻會一百卷

陳氏曰無名氏蜀書坊所刻規摹韻類題選而
加詳焉

押韻五卷

晁氏曰皇朝張孟撰輯六藝諸子三史句語依
韻編入以備舉子試詩賦之用

歌詩押韻五卷

晁氏曰皇朝楊咨編古今詩人警句附於韻之
下以備押韻

魯史分門屬類賦三卷

晁氏曰皇朝楊筠撰以左氏事類分十門各為
律賦一篇乾德四年上之

國史對韻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范鎮撰吳仲庶嘗稱景仁憫諸後
學雖涉書傳而問以今代典故則懵然不知乃
知太祖開基迄于仁宗朝撫取事實可為規矩
鑒戒者用韻編次之即此書也

孝悌類鑒七卷

晁氏曰皇朝俞觀能撰取經史孝悌事四言韻

語

禁殺錄一卷

晁氏曰皇朝李象先撰元祐中象先集錄古今冥報事以為殺戒

侍女小名一卷

晁氏曰王經纂序云大觀中居汝陰與洪炎王父游讀陸魯望小名錄戲徵古今女侍名字因盡發所藏書纂集踰月而成焉凡稗官小說所記采之且盡獨是正史所載返為脫略子弟之學其蔽如此

後六帖三十卷

陳氏曰知撫州孔傳撰以續白氏之後也傳襲封衍聖公

海錄碎事三十一卷

陳氏曰知泉州建安葉廷珪撰

皇朝事實類苑二十六卷

陳氏曰知吉州江少虞撰紹興中人其書亦可

入小說類

群書類句十四卷

陳氏曰水心葉儀鳳撰以群書新語增廣自五

字以至九字為七百五十一門各以平仄為偶對
兩漢博聞二十卷

陳氏曰無名氏或曰楊侃

左氏摘奇十二卷

陳氏曰給事中吳郡胡元質長文撰

諸史提要十五卷

陳氏曰參政吳越錢端禮處和撰泛然抄錄無

義類

漢雋十卷

陳氏曰括蒼林鉞撰以西漢書分類為五十篇

皆句字之古雅者雋者取雋求之義也

文選雙字類要二卷

陳氏曰蘇易簡撰摘取雙字以類編集

選腹五卷

陳氏曰天台王若撰以五聲韻編集文撰中字

淳熙元年序

晉史屬辭三卷

陳氏曰永嘉戴迅簡之撰用蒙求體以類晉事

元祐癸酉歲也

觀史類編六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初集此篇爲六門曰擇善曰
敬戒曰閩範曰治體曰論議曰處事而閩範最
先成既別行今惟五門而論議分上下卷
帝王經世圖譜十卷

陳氏曰著作佐郎金華唐仲友與正撰凡天文
地理禮樂刑政陰陽度数兵農王霸皆經本之典
兼采傳註類聚群分凡百二十二篇

周平園題辭略曰與正於書無不觀於理無不
究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陰陽度数兵農王霸
皆本之經典兼採傳註類聚群分旁通午貫使

事時相參形聲相配或推消長之象或列休咎
之證而於郊廟學校畿疆井野尤致詳焉各爲
摠說附其後始終條理如指諸掌每一篇成門
人金式輒繕寫藏去積百二十二篇又得與正
猶子燁別本相與校讎厘爲十卷以類相從會
分教廬陵掾鏤板校官而郡守趙侯善鏤助成
之屬予題辭夫水之流東惟海是歸車之指南
其途不迷今是書折衷於聖人示適治之路故
名曰帝王經世圖譜非其他類書比也昔漢儒
專通一經仍守師說居家用以脩身蒞官取以

決事况乎六經旨趣百世軌範皆聚于此學者能因廣記備言精思博考守以卓約則它日見諸行事豈不要而有功也歟

經子法語二十四卷

左傳法語六卷

史記法語十八卷

西漢法語二十卷

後漢精語十六卷

三國精語六卷

晉書精語五卷

南史精語十卷

陳氏曰洪邁撰自博聞誨蒙漢雋摘奇提要及此法語諸書皆所以備遺忘而洪氏多取句法漢雋類例有倫餘皆隨筆信意抄錄者也

杜詩六帖十八卷

陳氏曰建安陳應行李陵撰用白氏內類編類杜詩語

錦綉萬花谷四十卷續四十卷

陳氏曰序稱淳熙十五年作而不著名氏門類無倫理序文亦拙

古今政事錄二十卷

陳氏曰知建昌軍金陵閣一德撰

經籍考卷之五十五終

經籍考卷之五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子

雜藝術

唐志十一家二十部一百四十四卷

失姓名八家張彦遠以下

不著錄十家一百一十七卷

宋三朝志四十八部一百五卷

宋兩朝志十七部二十三卷

宋四朝志一十三部二十九卷

宋中興志五十八家六十部一百一十二卷

古畫品錄一卷

經籍考卷之五十六

晁氏曰南齊謝赫撰言畫有六法分四句夫秋
之奕延壽之畫伯樂之相馬甯戚之飯牛以至
曹丕之彈棊袁彥之擣菹皆足以擅名天下昔
齊侯禮九九而仲尼賢博奕良有以哉經著大
射投壺之禮蓋正已養心之道存焉顧用之何
如耳安可直謂之藝而一切廢之故予取射訣
畫評弈經等術博戲投壺相馬牛等書同次之
為一類

按晁陳二家書錄以醫相牛馬及茶經酒
譜之屬俱入雜藝術門蓋仍前史之舊今

以醫相牛馬之書名附醫方相術門茶酒
經附種植入農家門其餘藝技則自為此
一類云

齊梁畫目錄一卷

陳氏曰唐竇蒙子泉錄

續畫記一卷

晁氏曰唐李嗣真撰補謝赫之缺又有古今畫
人名一卷

後畫錄一卷

晁氏曰唐僧彦深撰品長安名畫凡二十七人

唐朝畫斷一卷

陳氏曰唐翰林學士朱景玄撰一名唐朝名畫錄前有目錄後有天聖三年高宗儒後序與書斷大同小異

名畫彙精六卷

晁氏曰唐張彦遠纂彙彙字愛賓記歷代畫工名姓自史皇以降至唐朝及論畫法并裝背機軸之式鑒別閱玩之方

歷代名畫記十卷

陳氏曰張彥遠撰彙彙字愛賓家世藏法書名畫收藏

鑒識自謂有一日之長既作法書要錄又為此記且曰有好事傳余二書書畫之事畢矣

五代名畫記一卷

陳氏曰大梁劉道醇撰嘉祐四年陳詢直序

五代名畫拾遺一卷

晁氏曰皇朝劉道成纂符嘉應撰序云胡嶠嘗有梁朝名畫錄因廣之故曰補遺

名畫見聞志六卷

乃看畫之綱領也

晁氏曰皇朝郭若虛撰若虛以張愛賓之畫絕筆宋昌元年因續之歷五代止國朝熙寧七年

分叙論紀藝故事近事四門
陳氏曰元豐中自序稱大父司徒公未知何人
郭氏在國初無顯人但有郭承祐耳其書欲斷
張彥遠之後

書畫史二卷

晁氏曰米芾元草撰輯本朝公卿士庶家藏法
書名畫論其優劣真偽

宋朝名畫評三卷

晁氏曰皇朝劉道成纂符嘉應撰集本朝畫工
之名世者第其品以王瓘之為神品云在吳生上

益州名畫錄三卷

晁氏曰皇朝黃休復纂唐乾初至宋乾德
復在蜀中自繫圖畫之精者五十八人品以四

格

陳氏曰中興書目以為李昉撰而謂休復書今
亡按此書有景祐三年序不著名氏而叙休復
所錄明甚又有休復自為後序則固未嘗亡也
未知題李昉者與此同異

山水受筆法一卷

陳氏曰唐沁水荆浩浩然撰

德隅堂畫品一卷

陳氏曰李廌方叔撰趙令時德麟官襄陽行索中諸畫方叔皆為之評品元符元年也

林泉高致集一卷

陳氏曰徽猷閣待制河陽郭思撰其父熙字溥夫善畫思元豐五年進士既貴追述其父遺迹事實待制許光疑為之序曰畫記畫訓畫意畫題畫訣而序又稱詩歌贊記詔誥銘志今本缺

廣川畫跋五卷

東氏曰董道撰

畫繼十卷

陳氏曰鄧椿公壽撰以繼郭若虛之後張彦遠志止會昌元年若虛志止熙寧七年今書止乾道三年

射評要略一卷

晁氏曰李廣撰凡十五篇

陳氏曰依託也鄒淺無奇

嚴悟射訣一卷

晁氏曰唐王思永撰思永學射法於成都工曹嚴悟成書十篇每篇首必稱師曰

九鏡射經一卷

射訣一卷

陳氏曰唐檢校太子詹事韋韞撰制弓矢法三篇射法九篇又叙其學射之初有張宗者授之訣為射訣

射訓一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張仲殷撰中興書目云本朝人采也不當名犯廟諱

射議一卷

陳氏曰元城王越石仲寶撰凡七條

益津射格一卷

晁氏曰宋朝錢師益序以吾善圖及武陵格疎密不同參酌為之

增廣射譜七卷

陳氏曰淳熙中詔建士習射書坊為此以射利末二卷為盧宗邁射法亦簡

投壺經一卷

晁氏曰唐上官儀奉勅刪定史玄道續註米周顥郝同梁簡文數家書為之唐志有其目

木射圖一卷

晁氏曰唐陸秉操為十五筭以代侯擊地毯以

觸之飾以朱墨字以貴賤之朱者仁義禮智信
温良恭儉讓墨者慢傲佞貪濫仁者勝濫者負
而行一賞罰焉

温公投壺新格一卷

晁氏曰宋朝司馬光君實撰舊有投壺格君實
惡其多取奇中者以爲僥倖因盡改之

文房四寶五卷

晁氏曰宋朝蘇易簡撰集古今筆硯紙墨本東
坡實繼以賦頌述作有徐鉉

墨譜一卷

晁氏曰宋朝董秉撰熙寧間人秉惡世人徒知
祖李之名而不知形模之異同製作之精拙故
作圖以著其源流補蘇易簡之缺文云

墨苑三卷

陳氏曰趙郡李孝美伯陽撰曰圖曰式曰法元
符中馬洵李元膺爲之序

硯譜二卷

又名北海公硯錄

晁氏曰宋朝唐詢撰硯之故事及其優劣以紅
絲石爲第一端石次之

歙硯圖譜一卷

陳氏曰太子中舍知發源縣唐積撰治平丙午歲

歛硯說一卷 又辨歛硯說一卷

陳氏曰皆不著姓名

硯史一卷

陳氏曰米芾撰

硯箋一卷

陳氏曰高似孫撰

閑堂雜記四卷

陳氏曰不著姓名述文房四譜而首載唐氏硯錄

續文房四譜五卷

陳氏曰司農卿李洪秀穎撰

古鼎記一卷

晁氏曰唐吳協撰記古人鑄鼎本源及其形

製

鼎錄一卷

陳氏曰梁中書侍郎虞荔撰

古今刀劍錄一卷

陳氏曰梁陶弘景撰

印格一卷

晁氏曰宋朝晁克一撰克一張文潛甥也文潛

嘗爲序之其略曰堯一既好古印章其父補之
愛之尤篤悉錄古今印璽之法謂之圖書譜自
秦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余頗愛其用心
不移致精於末務使有傳焉

香譜一卷

晁氏曰宋朝洪芻駒父撰集古今香法有鄭康
成漢宮香南史小宗香真誥嬰香戚夫人迫駕
香唐員半千香所記甚該博然通典載歷代祀
天用水沈香獨遺之何邪

香譜一卷

香嚴三昧十卷

侯氏萱堂香譜一卷

侯氏萱堂香錄二卷譜或曰錄

陳氏曰並不知何代人作

南蕃香錄一卷

陳氏曰知泉州葉廷珪撰

九章筭經九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姓名或曰周公九章者一方
田二筭粟三衰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盈
不足八方程九句股魏劉徽唐李淳風嘗爲之
注則此術起於漢之前矣

算經一卷

陳氏曰夏侯陽撰大抵乘除法也隋志二卷唐

一卷甄鸞今本無注元豐京監本

求一算經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

六問算法五卷

晁氏曰唐龍受益撰并化零歌附

算經三卷

陳氏曰張立建撰有序首言算者不患乘除之

為難而患分之為難是以序列諸分之本元

明約通之要法按唐志作一卷甄鸞注今本稱

漢中郎守前司隸甄鸞註太史令李淳風等註

釋算學博士劉孝孫撰細草細草者乘除法實

之詳悉也

應用算法一卷

陳氏曰夷明叟郭景京元豐三年序稱平陽奇

士蔣舜元撰凡八篇曰釋數田畝粟米端尺斤

秤修築差分雜法摠為百五十七問前志在歷

算類按射御書數均一藝也不專為歷算設故

列於此

將作營造法式三十四卷

看詳一卷

晁氏曰皇朝李誠撰熙寧中勅將作監編修法式誠以為未備乃考究經史并詢討匠氏以成此書頒于列郡世謂俞皓木經極為精詳此書殆過之

陳氏曰熙寧初始詔修定至元祐六年書成紹聖四年命誠重修元符三年上崇寧二年頒印前二卷為總釋其後曰制度曰功限曰料例曰圖樣而壕寨石作大小木調鑿鑿作泥瓦彩畫制飾又各分類匠事備矣

彈碁經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序稱世說曰魏武帝好彈碁宮中皆效之難得其局以絳匱之蓋形狀相類就蓋而彈之俗中因謂魏宮粒奩之戲按西京雜記云劉向作彈碁典論云前代馬合卿張公子皆善彈若然則起於漢朝非自魏始世說誤矣 陳氏曰張柬之撰

五木經一卷并圖例

陳氏曰唐李翱撰元革註蓋樗蒲之戲也

樗蒲經一卷樗蒲格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序擣捕古之戲也劉毅李安民慕容寶之徒皆擣盧不聞餘采今以盧梟爲上雉犢次之

象碁一卷

又碁勢二卷

晁氏曰皇朝尹洙撰凡五圖今世所行者不與焉
溫公七國象碁一卷

晁氏曰司馬光君實撰周秦韓魏趙楚齊燕實八國而云七者周室不與焉

廣象戲圖一卷

濟北晁補之無咎撰自序曰象戲戲兵也黃帝

之戰驅猛獸以爲陣象數之雉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余爲兒時無他弄見設局布碁爲此戲者縱橫出奇愕然莫測以爲小道可喜也稍長觀諸家陣法雖畫地而守規矩有截而變化舒卷出入無倪其說亦可喜暇時因求所謂象戲者欲按之以消永日蓋局縱橫路十一碁三十二爲兩軍耳意苦而狹也嘗試以局縱橫路十九碁九十八廣之意少放焉然按圖置物計步而使終亦膠柱而已矣而智者用之則十九者之間盡強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間盡死生之

勢而十九九十八之外死生強弱可循環於無窮飽食終日得吾說而為之則豕鹿之縱觀猶目前矣

忘憂集三卷

晁氏曰皇朝劉仲甫編載唐韋延祐碁訣并古今碁圖

忘憂清樂集一卷

陳氏曰碁待詔李逸民撰集

通遠集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視清樂為略

梁林神機集一卷

陳氏曰稱抄枋葉茂卿撰

釣鼈圖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凡四十類各有一詩一

採珠局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序云王公而不知其名凡三

十餘類亦各有一詩

捉卧甕人事數一卷

晁氏曰皇朝李庭中撰以畢卓絃康劉伶阮孚山簡阮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

李白樂天為目有趙昌言序

陳氏曰此篇與釣鰲圖採珠格局勸酒玉燭詩

名一卷皆酒邊雅談

三象戲圖一卷

陳氏曰似陽成師仲編

雙六格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其法左右十二梁設二朋朋各十五子一白一黑用明雙二各以其采由右歸左子單則它子得擊兩子以上它子雖相當不得擊故武后夢雙六不勝狄仁傑所以云無

子也

葉子格戲一卷

晁氏曰不著撰人世傳葉子婦人也撰此戲脫

唐之時

三國圖格一卷

金龍戲格一卷

打馬格一卷

旋碁格一卷

晁氏曰並不題撰人

漢官儀新選一卷

晁氏曰皇朝劉敞撰刪取西漢之官而附其列傳黜陟可戲笑雜編之以為博奕之一物

進士采選一卷

陳氏曰趙明遠景昭選此元豐未改官制時選除格例也

打馬圖式一卷

陳氏曰鄭寅子敬撰用五十馬

打馬賦一卷

陳氏曰易安李氏撰用二十馬以上三者各有不同今世打馬大略與古禡蒲相類

譜雙一卷

陳氏曰洪遵集此戲今人不復為

希古集一卷

陳氏曰拾蒼何宗姚取投壺新式及馮氏射法為一編

經籍考卷之五十六終

經籍考卷之五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集

吳氏曰漢時未以集名書故漢藝文志載賦頌歌詩一百家皆不曰集晉孫勉分書爲四部其四曰丁部宋王儉撰七志其三曰文翰志皆無集名至梁阮孝緒爲七錄始有文集錄隋經籍志遂以荀況等賦皆謂之集而又有別集史官謂別集之名漢東京所初按閔

馬父論商頌之亂曰常昭注輯成也蓋東京
別集之名實本於劉歆之輯畧而輯畧又本
於商頌之輯云

宋兩朝藝文志曰別集者又別爲集古人但
以名氏命篇南朝張融始著玉海之魏後世
爭効制爲集名一家至有十數者爵里年氏
各立意義或相重複而文亦不勝其繁矣

晁氏曰昔屈原作離騷雖論譎不槩諸聖而
英辯藻思閑麗演迤發於忠正蔚然爲百代

詞章之祖衆士慕嚮波屬雲委自時厥後綴
文者接踵於道矣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各
名一家之言學者欲矜式焉故別而聚之命
之爲集蓋其原起於東京而極於唐至七百
餘家當晉之時摯虞已患其凌雜難觀嘗自
詩賦以下彙分之曰文章流別後世祖述之
而爲總集蕭統所選是也至唐亦且七十五
家嗚呼盛矣雖然賤生於無所用或其傳不
能廣值水火兵寇之厄因散失者十八九亦

有長編巨軸幸而得存而屬目者幾希此無
它凡以其虛辭濫說徒為觀美而已無益於
用故也今錄漢迄唐附以五代本朝作者其
數亦甚眾其間格言偉論可以扶持世教者
為益固多至於虛辭濫說如上所陳者知其
終當泯泯無聞猶可以自警則其無用亦有
用也是以不加銓擇焉

賦詩

漢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

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

古端字因物則造辭義之

材知

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

諸侯

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

時必

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

衰焉故

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侈周

之寢壞

聘問歌詠不列於侯國學詩之士逸在

不衣而

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

屈原離

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則隱古詩之

義其後

宋王唐勒漢興司馬相如枚乘及揚子

雲競為

侈麗簡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楊

子雲悔

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後辭人
為文辭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
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
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
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此賦為五
種

隋經籍志曰漢武帝命淮南王為楚詞章且受
詔食時而奏之其書今亡後漢校書郎王逸集
屈原已下迄於劉向逸又自為一篇并叙而注
之今行於世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為楚辭

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之音

漢志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又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揚雄

漢志賦又二十五家百二十六篇

又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漢志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隋志楚辭十部二十九卷通計亡書十

唐志楚詞七部二十二卷

宋中興志楚詞九家十二部二百四卷

別集

隋志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計八

一百八十六部八千

唐志七百三十六家七百五十部七千六 六十

八卷錄失姓名一家文宗以下不著

宋三朝志五百五十四部四千六百四十二卷

宋兩朝志一百七十七部一千五百一十一卷

宋四朝志二百五十一部六千八百四十一卷

宋中興志一千一家一千二百六十六部 萬七

千四百二十六卷

別集

楚詞十七卷

晁氏曰後漢校書郎王逸叔師注楚屈原名平

為懷王佐徒博聞強志嫻於辭令後同列心害

其能而讒之王怒疏平平自傷忠而被謗乃作

離騷經以諷不見省納及襄王立又放之江南

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大招自沉

汨羅以死其後楚宋玉作九辨招魂漢賈誼作

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

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

而哀平之死於忠至漢武時淮南王安始作離

騷傳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逸自以爲南陽人與原同土悼傷之復作十六卷章句又續爲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爲十七篇按漢書云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至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十一則益而爲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繫九歌之末又不可合十一爲九然則謂大招爲原辭可疑也夫以招魂爲義恐非自作或曰景差蓋近之其卷後有蔣之翰跋云晁美叔家本也

陳氏曰逸之注雖未能盡善而自淮南王安以下爲訓傳者今不復存其目僅見於隋唐志獨逸注幸而尚傳與祖從而補之於是訓詁名物詳矣

楚詞釋文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其篇次不與世行本同陳氏曰古本無名氏洪氏得之吳郡林處德祖其篇不與今本同今本首騷經次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九辯招魂大招惜誓招隱七

諫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釋文亦首騷經次九
辯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
招魂九懷七諫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洪
氏按正逸九章注云皆辭於九辯中則釋文篇
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序之耳朱
待講按天聖十年陳說之序以為舊本蓋第混
并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第然則今本說
之所定也余按楚辭劉向所集王逸所注而九
歎九思亦列其中蓋後人所益也歟

補江楚辭十七卷

考異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凡王逸章句有未盡者補之
自序云以歐陽永叔蘇子瞻晁文元宋景文家
考之遂為定本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且言辯
騷非楚詞本書不當錄

陳氏曰洪興祖撰興祖少時從柳展如得東坡
手校十卷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後又得洪王
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參校遂為定本始補王逸
章句之未備者成書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附
古本釋文之後其末又得歐陽永叔孫莘老蘇
子容本於關子東華以協校正以補考異之遺

洪於是書用力亦勤矣

重編楚辭十六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重編獨離騷經仍故為首篇其後以遠遊九章九歌天問卜居漁父大招九辯招魂惜誓七諫哀時命招隱九懷九歌為次而去九思一篇其說曰彼八卷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本所第篇或不次第於是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叙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既放之後攄憤所作者故遷

於下卜居漁父自序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奧疑原作非景差辭沈淵不返故以終焉為楚辭上八卷九辯招魂皆宋玉或曰九辯原作其聲浮矣惜誓弘深或以為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忌王褒漢宣帝時人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故其少序如此皆西漢以前文也為楚辭下八卷王逸東漢人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闕矣又十七卷非舊錄故去之又頗刪逸離騷經訓釋淺陋者而錄司馬遷原傳冠其書云

續楚辭二十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編擇後世文賦與楚辭類者編之自宋至以下至本朝王令凡二十六人計六十篇各為小序以冠其首而最喜沈括以為辭迫原蓋深探其用意疾隨其步趨而與之偕然亦暇而不迫也

變離騷二十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編公既集續楚辭又擇其餘文賦大意祖述離騷或一言似之者為一編其意謂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楚辭又

變而延始曰變離騷者欲後世知其出於原也猶服畫而係其姓於祖云所錄自楚荀卿至本朝王令凡三十八人通九十六首

陳氏曰晁補之無咎撰去九思一篇入續楚辭定著十六篇卷次亦頗改易又不與陳說之本同續變二篇皆楚辭流派其曰變者又以其類離騷而少變之也新序二篇述其意甚詳然其去取之際或有不能曉者

楚辭贅說四卷

陳氏曰右司郎宣城周紫芝少隱撰嘗為哀湘

累賦以反賈誼勸堆之說又爲此書頗有發明
楚辭集說八卷 辨證二卷

陳氏曰侍講新安朱熹元晦撰以王氏洪氏注
或迂滯而遠於事情或迫切而害於義理遂別
爲之注其訓故文義之外有當考者則見於辨
證所以法前注之蔽陋而發明屈子之微意於
千載之下忠魂義魄頗有生氣其於九歌九章
尤爲明白痛快至謂山海經淮南子殆因天問
而著書說者反取二書以證天問可謂高世絕
識鬚髮無遺恨者矣公爲此注在慶元退居之

時序文所謂放臣弃子怨妻去婦盖有感而托
者也其生平於六經皆有訓傳而其殫見洽聞
發露不盡者萃見於此書烏乎偉矣其篇第視
舊本益賈誼二賦而去諫歎懷思屈子所著二
十五篇爲離騷而宋玉以下則曰續離騷其言
七諫以下辭意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
強爲呻吟者爲名言也

朱子自序曰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
繼作通號楚辭大氏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
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

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
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
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己之
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
而獨馳騁於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
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杖淚謳吟
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
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
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
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辭至漢末久

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
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
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
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
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
名物之閒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
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
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覆嗟嘆咏歌以
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
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

遠於事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
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得白於
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括舊
編粗加彙括定爲集注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
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
之下有尚義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怖
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朱子語錄曰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
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託神以爲君言人間
焉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

之它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
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
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楚此沈存
中以此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
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
之於雅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楚
辭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又都不可曉離
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
恁地着力做只是不好

楚辭後語六卷

陳氏曰朱熹撰凡五十二篇以晁氏續變二書
刊定而去取則嚴而有意矣

朱子自序曰楚辭後語目錄以晁氏所集錄續
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晁氏之爲此書
固主爲辭而亦不得不兼取於義今因其舊則
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
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
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辭也故今所欲取
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感怨慕淒涼之
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

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
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者雖遠且戢猶將汲而
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楊柳亦不得
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
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
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
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
哉此固余之所爲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
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
以義裁之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卒

有思爲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
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
而何諷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弃則龜
氏已言之矣至於楊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
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媿
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耳又不得與
琰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
而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賤辭以明
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辭龜氏以爲中和之發
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

以其自謂晉臣耻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
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持著張
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
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
矣其爲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著
悉云

龍岡楚辭說五卷

陳氏曰求嘉林應辰渭起撰以離騷章分段釋
爲二十段九歌九章諸篇亦隨長短分之其推
屈子不死於汨羅比諸浮海居夷之意其說甚

新而有理以爲離騷一篇詞雖哀痛而意則宏
放與夫直情徑行勇於蹈河者不可同日語且
其興寄高遠登昆侖歷閭風指西海陔陸皇皆
寓言也世儒乃以爲實者何哉然沈湘之事傳
自司馬遷賈誼揚雄皆未嘗有異說漢去戰國
未遠恐非虛語也

新校楚詞十卷

翼騷一卷

洛陽九詠一卷

陳氏曰昭武黃伯思長睿撰其序言屈宋諸騷
皆是楚語依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
詞若此只若辭蹇紛作條者楚語也悲壯頓挫

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沅門夏育者楚
地也蘭茝荃葍蕙若煩蘅者楚聲也既以諸家
物校定又以太史公屈原傳至陳說之序附以
今序別爲一卷目以翼騷洛陽九詠者伯思所
作也

宋玉集一卷

陳氏曰楚大夫宋玉撰史記屈原傳言楚人宋
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原之弟子也而玉之詞賦
獨傳至以屈宋並稱於後世餘人皆莫能及
隋志集三卷唐志二卷今書乃文選及古文苑

中錄出者未必當時本也

枚叔集一卷

陳氏曰漢弘農都尉淮陰枚乘撰叔其字也隋志梁時有二卷亡唐志復著錄今本乃於漢書及文選諸書抄出者

董仲舒集一卷

陳氏曰漢膠西相廣川董仲舒撰隋唐志皆二卷今惟錄本傳中三策及古文苑所載士不遇賦詣公孫弘記室書二篇而已其序篇略本傳語亦載古文苑仲舒平生著如玉杯繁露等

竹林之類其泯沒不存者多矣所傳繁露亦非本真也

劇中壘集五卷

陳氏曰漢中壘校尉劇向子政撰前四卷封事並見漢書九歎見楚辭末請雨華山賦見古文苑

揚子雲集五卷

晁氏曰漢揚雄子雲也古無雄集皇朝譚愈好雄文患其散在篇籍離而不屬因綴繹之四十二餘篇

陳氏曰大氏皆錄漢書及古文苑所載按宋至而下五家皆見唐以前藝文志而三朝志俱不著錄崇文摠目僅有董集一卷而已蓋古本多已不存好事者於史傳及類書中鈔錄以備一家之作充藏書之數而已

二十四歲一卷

晁氏曰揚雄撰今廣德所刊本校集中無司空尚書博士太常四歲集中所有皆據古文苑而此四歲或云崔駰或云崔子玉疑不能明也
蔡中郎集十卷

晁氏曰後漢蔡邕伯喈也陳留圉人仕至左中郎將後爲王允所害邕博學好詞章術數天文妙操音律在東觀欲補漢紀自陳十意及付獄乞黥刑以成書不能得遂死獄中所著文章百四篇今錄止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或曰碑銘或曰神誥或曰哀讚其實一也嘗自云爲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它可知已凡文集其人正傳者止掇論其文學之辭及畧載鄉里所終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見餘歷官與其善惡率不錄若史逸其行事者則雜取他書詳載焉庶

後有考

陳氏曰唐志二十卷今本闕亡之外才六十四篇其間有稱建安年號及爲魏宗廟頌述者非邕文也卷末有天聖癸亥歐陽靜所書辨證甚詳以爲好事者雜編它人之文相混非本書致堂胡氏曰伯喈才士也而短於識文章翰墨又非班馬之儔假令續成漢史不過與范曄伯仲耳

陳思王集十卷

晁氏曰魏曹植子建也太祖子文帝封植爲陳

王卒年三十一謚曰思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詞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援筆立成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手按魏志景初中撰錄植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隋志植集三十卷唐志植集二十卷今集十卷此隋唐本有亡逸者而詩文近二百篇返溢于本傳所載不曉其故

陳氏曰今本二十卷與唐志同其間亦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諸書中所有意皆後人附益然則非當時全書矣其或引摯虞流別集此書國初已亡猶是唐人舊傳也

陳孔璋集十卷

陳氏曰魏丞相軍謀掾廣陵陳琳孔璋撰魏志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廣陵陳琳孔璋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並見友善自邯鄲蘇欽路粹丁廙楊修荀綽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列世所謂建安七子者也但自王粲而下財六人意子建亦在其間耶而文帝典論則又以孔融居其首并粲琳等謂之七人植不與焉今諸家詩文散見於文選及諸類書其以集傳者仲宣子建孔璋三人而已余家有仲宣集

王粲集八卷

晁氏曰後漢王粲仲宣也高平人爲魏侍中粲博物多識強記善等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爲宿製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今集有八十一首按唐藝文志粲集十卷今亡兩卷其詩文反多於史所紀一十餘篇與曹植集同

所籍集十卷

晁氏曰魏阮籍嗣宗也尉氏人籍志氣宏放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屬文不留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體雖不拘禮教而發言玄遠晉帝輔政爲從事中郎後求爲步兵校尉

嵇康集十卷

晁氏曰魏嵇康叔夜也譙國人康美詞氣有儀士木形骸不自藻飾學不師受博覽該通長好莊老屬文玄遠以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景元初鍾會譖於晉文帝遇害

陳氏曰康本姓奚自會稽徙譙之鉉縣嵇山家

其側遂氏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所著文六七萬言今存於世者僅如此唐志猶有十五卷張司空集三卷

晁氏曰晉張華茂先也范陽人惠帝時爲司空爲趙王倫所害華學業優博詞藻溫麗圖緯方伎等書莫不詳覽家有書三十乘天下奇秘悉在博物洽聞世無與比集有詩一百二十哀詞

冊文二十一賦三

陳氏曰前二卷爲四言五言詩後一卷爲冊祝哀誄等文

陸機集十卷

晁氏曰晉陸機士衡也抗之子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服膺儒術非禮不動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太康末入洛成都王穎令機率師伐長沙王乂至河橋大敗為穎所誅初造張華華重其名如舊相識嘗謂之曰人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多葛洪著書亦稱歎焉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今存詩賦論議箋表碑誄一百七十一餘首以晉書文選校正外餘多舛誤機仕終三原內史

陸雲集十卷

晁氏曰晉陸雲士龍也吳郡人惠帝時為中書侍郎會兄機兵敗同遇害雲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與機齊名雖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新書十篇雲仕終清河內史

劉司空集十卷

陳氏曰晉司空中山劉琨越石撰前五卷差全可觀後五卷闕誤或一卷數行或斷續不屬殆類鈔節者末卷劉府君誄尤多訛未有別本可

以是正

陶靖節集十卷

晁氏曰晉陶淵明元亮也一名潛潯陽人蕭統云淵明字元亮晉書云潛字元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後之晉安帝末起為州祭酒桓玄篡位淵明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劉裕起兵討玄誅之為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未幾遷建威參軍淵明見裕有異志乃求為彭澤令云職潛少有高趣好讀書不求

甚解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世號靖節先生今集有數本七卷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群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負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東坡蘇氏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

明詩不多然質而實綺靡而實腴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莫能及也

山谷黃氏曰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而不使語俗此庾開府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要當與一立一壑者共之耳

龜山楊氏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邃出

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之所能及也

朱子語錄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據某看它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祖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西山真氏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詞甚高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揜榮木之憂遊水之歎也貧士之諫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

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
淵明之智及此豈玄虛之士可望耶雖其遺祭
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
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
年號為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矐矐王室蓋
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遯以
自絕食糠飲水之言啣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
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尋倫
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
後村劉氏曰陶公如天地間之有慶雲醴泉是

惟熙出出則為祥瑞且饒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靖節年譜一卷年譜辨證一卷

雜記一卷

陳氏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為年譜張演李長辨
證之又雜記哥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末有
陽休之末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題
稱永嘉不知何人也

靖節詩註四卷

贈端明殿學士番陽湯文清公漢撰以述酒一
篇為晉恭帝哀詞蓋劉裕既受禪使張偉以毒酒
酖帝偉自飲而卒乃令兵人踰垣進藥帝不肯

飲兵人以被掩殺之故哀帝詩托名述酒其自序云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為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疏三良而發咏所謂拊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言孫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度辭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為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欷而累歎也余

竊窺見其旨因加箋釋以表暴暴其心事及它篇有可以發明者併著之又按詩中言本志必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人余未之信也

鮑參軍集十卷

晁氏曰宋鮑照明遠也上黨人世祖以為中書舍人後臨川王子頊鎮荊州照為參軍子頊敗為亂兵所殺初孝武好文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謂照才盡實不然

也事見沈約書而李延壽史乃以世祖為文帝
集有唐虞炎序云為宋景所害倘見於它書乎
陳氏曰照東海人唐人避武后諱改為昭沈約
宋書李延壽南史皆作照而館閣書目直以為
昭且云上黨人非也

謝惠連集五卷

晁氏曰宋謝惠連也元嘉七年為彭城王法曹
行參軍十歲能屬文為雪賦以高麗見奇族兄
靈運每見其新文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

謝宣城集五卷

晁氏曰齊謝朓玄暉也陽夏人明帝初自中書
郎出為東海太守東昏時為江祜黨譖害之朓
少學有美夕文章清麗善草隸尤長五言沈約
嘗云二百年来無此詩也文選所錄朓詩近二
十首集中多不載今附入

陳氏曰集本十卷樓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
與詩刊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之文喪世之事
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無傳可也
後村劉氏曰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人之
機錦極天下之工巧組麗而去建安黃初遠矣

唐子西語錄云二謝詩靈運爲勝當就文選中
寫出熟讀自見其優劣也 又云江左諸謝詩
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
工今取靈運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
詩是三人者至玄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
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觀世變也 又云
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
玄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淨如練之句
二公妙趣蓋在於鼻無望目無膜尔鼻無望斤
將曷運目無膜篋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
不琢者歟靈運如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清
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玄暉詩如春草秋更綠
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
得三百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爲奇作

孔德璋集一卷

陳氏曰齊太子詹事山陰孔稚圭德璋撰北山
移文其所作也

沈休文集十五卷

別集一卷 又九卷

陳氏曰梁特進吳興沈約休文撰約有文集石
卷今所存者惟此而已十五卷者前二卷爲賦

餘皆詩也別集雜錄詩文不分卷九卷者皆詔
草也館閣書目但有此九卷及詩一卷凡四十
八首

吳均集二卷

晁氏曰梁吳均叔宰也史稱均博學才俊體清
拔有古氣好事効之謂之吳均體有集二十卷
唐世搜求止得十卷今又亡其七矣舊題誤曰
吳筠筠乃唐人此詩殊不類而其中有贈柳貞
陽周興嗣輦詩固已知其非筠又有蕭子雲贈
吳朝請入東詩蓋在武帝時爲奉朝請則知爲

均也無疑矣蕭子雲詩八蕭子顯朱异平筠王
僧孺詩各一附顏之推譏均集中有破鏡賦今
已亡之

江淹集十卷

晁氏曰梁江淹文通也濟陽人梁初爲散騎常
侍封醴陵侯以好學不事章句留情於文章晚
節才思微退人謂才盡著述百餘篇自撰爲前
後集今集凡二百四十九篇魏晉間名人詩文
之行于世者往往羨於史所載如曹植王粲及
淹皆是也豈後人妄附益之歟

何遜集二卷

晁氏曰梁何遜仲言也東海人終水部員外郎
遜少能詩州舉秀才范雲見其文嗟賞曰觀文
人質則過懦麗則傷俗能清濁古今見之何生
矣沈約謂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與劉
孝綽俱以文章見重於世謂之何劉王僧孺集
其文為八卷今亡逸不全

陳氏曰本傳集八卷館閣書目今所傳止此

庾開府集二十卷

晁氏曰周庾信子山也南陽人梁元帝時為散

騎常侍聘西魏遂留長安孝閔時終司憲大夫
信在梁與徐陵文並綺麗世號徐庾體有滕王

道序

陳氏曰信有吾之子仕梁及周其在揚都有集
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
自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為首冠

陰鏗集一卷

晁氏曰陳陰鏗子堅也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
曰子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工五言詩徐陵言之
於世祖使賦安樂宮援筆立成累遷散騎常侍

有集三卷隋已亡其二今所存十數詩而已杜少陵嘗贈李太白詩首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觀此集白蓋過之遠矣甫之慎許可乃如此

褚聖斌三卷

陳氏曰北齊黃門侍郎琅琊顏之推撰其孫師古註蓋擬天問而作中興書目稱為李淳風註

經籍考卷之五十七終

經籍考卷之五十八

隋陽馬端臨貴與著

集

唐太宗集三卷

陳氏曰唐文皇帝本集四十卷館閣書目但有詩一卷六十九首而已今此本第一卷賦四篇詩六十五首後二卷為碑銘書詔之屬而訛謬頗多世所傳太宗之文見於石刻者如帝京篇秋日効庾信體詩三藏聖教序皆不在又晉書紀傳論稱制曰者四皆太宗御製也今獨載宣武二紀論而陸機王羲之傳論不預焉宣紀論

復重出其它亦多有非太宗文者雜廁其中者非善本也

東皋子十五卷

陳氏曰唐太樂丞太原王績無功撰文中子王通仲淹之弟也仕隋為正字嗜酒簡放不樂仕進晚以太樂吏焦革善釀求為其丞不問流品亦所嗣宗步兵之意也革死乃歸於所居立杜康祠為文祭之以焦革配自號東皋子其友呂才鳩訪遺文編成五卷為之序有醉鄉記傳於世其後陸淳又為之序

周氏波筆曰舊傳四聲自齊梁至沈宋始定為唐律然沈宋體制時帶徐庾未若王績剪裁鍛鍊曲盡清玄真開亦唐詩也如云牧人驅犢逐獵馬帶禽歸琴曲唯留古書名半是經九月九日一篇野人迷鄴候端坐隔塵埃忽見黃花吐方知素鄴回映巖千段發臨浦萬株開香氣徒盈把無人送酒來蓋淵明古體蟠屈入八句中渾然天成又唐末諸家所不能也無功放逸傲世而詩句如此豈其真得於自然乎獨坐云問君尊酒外獨坐更何須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

祖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賢夫百年隨分了未羨
陟方壺無功本席世家之盛師友之門恩誼暖
熱生理不干其心因得以一意世外不屈鄙求
人所謂福慧雙入者耶

晁氏曰隋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六合丞棄官
畊東皋自號東皋子唐書以爲隱逸集有呂才
序稱其幼岐嶷年十五謂楊素占對英辯一座
盡傾以爲神仙童子薛道衡見其登龍門憶禹
賦歎曰今之庚信也且載其卜筮之驗者數事
揚盈川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楊炯也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授
校書郎終婺州盈川令炯博學善屬文與王勃
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辭齊名海內稱王楊盧駱
四才子亦曰四傑炯自謂吾媿在盧前耻居王
後張說曰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耻王後信
愧盧前謙也集本三十卷今多亡逸

王勃集一十卷

晁氏曰唐王勃子安也通之孫麟德初劉祥道
薦其才對策高等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
以戲爲諸王闕雞檄高宗怒斥出府父爲交趾

令勃往省溺海死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酌飲被覆面卧及寤授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稟有劉元濟序

盧照隣幽憂子集十卷

晁氏曰唐盧照隣昇之也范陽人調新都尉病去官隱具茨山下手足攣廢疾久訣親戚自沈潁水照隣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善武高宗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聘賢士已廢著五經文今在集中自號幽憂子

駱賓王集十卷

晁氏曰唐駱賓主也義烏人武后時數言事得罪貶臨海丞不得志棄官去文明中徐敬業亂署府佐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之矍然及敗亡不知所之後宋之間逢之於靈隱寺已祝髮爲浮屠矣賓王七歲能屬文妙於五言詩中宗詔求其文得百餘篇命郝雲卿次序之陳氏曰其首卷有魯國郝雲卿序言賓王光宅中廣陵亂伏誅莫有收拾其文者後有勅搜訪又有四本卷數亦同而次序先後皆異序文視前加詳而云廣陵起義不捷而遁本傳亦言

敗而亡命不知所終與蜀序今
朝野僉載云駱賓王爲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
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之類時號等博士
容齋洪氏隨筆曰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
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
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
爲文哂未休尔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
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
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
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

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
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
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爲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

二十卷云

蘇許公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蘇頲廷石也武功人調露二年進士
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府曹曹玄宗時中書
舍人知制誥開元四年同紫微黃門平章事頲
幼敏悟一覽五千言輒覆景龍後與張說以文
章顯時號燕許李德裕謂近世詔誥惟頲序事

外爲文章韓休爲序集本四十六卷今七其集
陳子昂集十卷

晁氏曰唐陳子昂伯玉也梓州人文明初舉進士上書召見累擢拾遺新唐書稱子昂聖曆初解官歸養父喪廬墓縣令段簡貪暴脅取其賂不厭逮捕死獄中沈下賢獨云爲武承嗣所殺未知孰是子昂少以豪俠使氣及冠折節爲學精究墳籍耽愛黃老易象尤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至是始變雅正故雖無風節而唐之名人無不推之柳儀曹曰張說以

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九齡以比興之暇攻著述而不克備唐興以之稱是選而不作者子昂而已

陳氏曰黃門侍郎盧藏用爲序又有別傳係之卷末子昂死時才四十二爲神鳳頌明堂議納忠貢諛於孽后之朝大節不足言然其詩文在唐初實首起八代之衰者歸退之薦士詩言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非虛語也盧序亦簡古清壯非唐初文人可及

後村劉氏曰唐初王揚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

之體獨陳拾遺首倡高雅冲澹之旨一掃六代之纖弱趨於黃初建安矣太白韋柳繼出自子昂發之如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瑤樹安得采其英如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閑卧觀物化悠悠念羣生青春始萌達未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慮歎何時平如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已行采芝萬世同一時如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舒可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群如臨歧泣世道天命良悠悠昔日設王子玉

馬遂朝周寶鼎淪伊穀瑤臺成古丘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皆蟬蛻翰墨畦逕讀之使人有眼空四海神游八極之興

按陳拾遺詩語高妙絕出齊梁誠如先儒之論至其它文則不脫偶儷卑弱之体未見其有以異於王楊沈宋也然韓吏部柳儀曹盛有推許韓言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言備比興著述二者而不怍則不特稱其詩而已二公非輕以文許人者此論所未諭本傳載其興明堂建太學等疏其言雖美而陳之

於北朝則非所宜史贊所謂薦珪璧於房闈
以脂澤汙悞之言信矣

宋之問考功集十卷

晁氏曰唐宋之問延清也汾州人武后召與楊
炯分直習藝館諂事太平公主為考功員外郎
睿宗初貶欽州賜死自魏建安訖江左詩律屢
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嫉附屬對精密及之
問在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
綉成文學者宗之號沈宋徐堅嘗論之問之文
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其為當時所重如此

沈佺期集五卷

晁氏曰唐沈佺期雲鄉也相州人及進士第由
協律郎累遷弘文館直學士常侍中宗宴舞回
波為弄碎以悅帝還賜牙緋

陳氏曰自沈約以來始以音韻對偶為詩至佺
期之問益加靡麗學者號沈宋唐律蓋始於此
二人皆以附二張進之問尤無行

石林葉氏曰黃大臨云魯直晚喜沈佺期宋之
問詩以為與杜審言同時老杜五言不惟出其
家法亦參得二人之妙也青宜州並不以書同

行篋中惟有佳期集一部然魯直文字中未嘗
及當是不示人以朴也吾嘗問大臨詩中所甚
愛者舉海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飭洛陽新甲子
何日是清明一篇以爲二十字中婉而有味如
人序百許言者然今歷論節氣有清明無寒食
流俗但以清明前爲寒食既不知清明安能知
寒食此不可解也

杜審言集十卷

晁氏曰杜審言必簡也襄陽人預之後裔擢進
士博才傲世嘗對武后賦歡喜詩后歎重其文
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集有詩四十
餘篇而已

張燕公集三十卷

晁氏曰唐張說道濟也洛陽人永昌元年賢良
方正策第一累遷鳳閣舍人睿宗時兵部侍郎
平章事開元十八年終左丞相燕國公說爲文
精壯長於碑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常與集
賢圖書之任論撰國史晚謫岳州詩益悽惋人
謂得江山助
陳氏曰說與蘇頲號燕許大手筆家未有蘇許

公集

李嶠集一卷

晁氏曰李嶠巨山也贊皇人擢進士第制策甲科為監察御史武后時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嶠言才思前與王勃楊炯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涉為文章宿老學者取法集本六十卷未見今所錄一百二十詠而已或題曰單題詩有張方法

張九齡曲江集二十卷

晁氏曰張九齡子壽也曲江人長安二年進士

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等為左拾遺開元中為中書令卒謚文獻九齡風度醞藉幼善屬文玄宗朝知制誥雅為帝知為相諤諤有大臣節及貶荊州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徐堅論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寫邊幅柳宗元以九齡兼攻詩文但不能究其極爾集後有姚子彥所撰行狀呂溫撰真讚鄭宗珍撰謚議徐浩撰墓碑及贈司徒勅詞陳氏曰曲江本有元祐中郡人邵用序自言得其文於公十世孫蒼梧守唐輔而刊之卷末行

狀神道碑謚議蜀本無之

王右丞集十卷

晁氏曰唐王維摩誥也太原人開元九年進士
終尚書右丞維幼能屬文工草隸善畫名盛安
祿山反陷賊中賊大宴凝碧池賦詩痛悼詩聞
行在後得免死代宗訪維文章於弟縉哀集十
卷上之李肇記維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
轉黃鸝以為竊李嘉祐者今嘉祐集無之豈
厚誣乎

陳氏曰建昌本與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本

唐六十家集多異於它處本而此集編次尤無

倫維詩清逸迥逼陶謝朝川別墅圖書莫得至

今嘗與裴迪同賦各二十絕句集中又有與迪

書略曰夜登華子岡朝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

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

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理每思曩昔

携手賦詩當待春中卉木蔓發輕條出水白鷗

矯翼露濕青皋麥雉朝雉倘能從我遊乎余每

讀之使人有飄然獨往之興迪詩亦佳然它無

聞於世蓋亦高人也朝川在藍田縣西南二十

里本宋之問別圃維後表爲清源寺終墓其西
張鷟龍筋鳳髓判十卷

晁氏曰唐張鷟字文成薛章藻麗嘗入中制科
此乃其書判也凡一百首

陳氏曰鷟調露中進士事迹見張鷟傳薦之祖
也唐以書判拔萃科選士此集凡百題自首臺
寺監百司下及州縣煩事屬辭蓋待選預備之
具也自號浮休子

洪氏容齋隨筆曰唐史稱張鷟早慧絕倫以文
章瑞朝廷屬之下筆輒成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

僉載龍筋鳳髓判是也僉載紀事瑣尾擿裂且
多媒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
梁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
篇可讀一聯可采如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
使人不厭也

諸光義集五卷

晁氏曰唐儲光義也魯人登開元十四年進士
第嘗爲監察御史後從安祿山僞署賊平貶死

王昌齡詩六卷

晁氏曰唐王昌齡少伯也江寧人開元十五年

進士爲秘書郎又中宏詞不護細行貶龍標尉
以世亂歸鄉里爲刺史閭立曉所殺昌齡工詩
續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

常建詩一卷

晁氏曰唐常建也開元十五年進士歐陽永叔
嘗愛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乃建詩也

劉長卿集

晁氏曰唐劉長卿字文房開元末第進士至德
中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爲轉運使判官
知淮西岳鄂轉運留後觀察吳仲孺誣奏貶潘

州南巴縣尉會有爲之辨者除睦州司馬終隨
州刺史長卿剛而犯上故兩逢斥廢詩雖寫於
才而能鍛鍊權德輿嘗謂爲五言長城今集詩
九卷雜文一卷

顏真卿文一卷

晁氏曰唐顏真卿清臣也萬年人博學工辭章
開元二十二年進士又登制科代宗時爲太子
太師使李希烈爲希烈所害世謂真卿忤楊國
忠李輔國元載楊炎盧杞拒安祿山李希烈廢
斥者以至於死而不自悔天下一人而已學問

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而所爲乃尔者蓋天性然也

陳氏曰真卿之推五世孫師古曾孫按館閣書目嘉祐中宋敏求惜其文不傳乃集其刻於金石者爲十五卷今本序文劉敞所作乃云吳興沈侯編輯而著沈之名留元剛刻於永嘉爲後序則云劉原父所序即宋次道集其刻於金石者也又不知何據元剛復爲之年譜蓋以拾遺一卷多世所傳帖語且以行狀碑傳爲附錄魯公之裔孫裕自五代時官温州與其弟綸祥

皆徙居永嘉樂有本朝世復其家且時褒錄其子孫有登科者公是劉氏序略曰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其塵垢糠粃猶將祇飾而誦習之以勸事君况其所自造之文乎然公歿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有存焉而雜出傳記流於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於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徧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於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

蕭穎士集十卷

晁氏曰唐蕭穎士茂挺也梁宗室之後舉進士開元二十三年中第爲史館待制安祿山反竄山南鄴度崔圓授揚州工曹至官信宿而去客死汝南逆旅門人謚曰文元先生穎士善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嘗教授濮陽時號蕭夫子李林甫惡不附已故數罷去閩士和盛推穎士文章以爲聞蕭氏之風者童子羞稱曹陸唐書云穎士作伐櫻桃賦以詆李林甫君子恨其褊按集中載其辭有曰每俯臨乎蕭牆姦

回得而窺伺蓋謂林甫之必致寇也其後來暗祿山之亂唐遂不振然則穎士可謂知幾矣宜褒而反加以貶詞何哉

陳氏曰門人柳并爲序穎士梁鄆陽王之裔敏悟夙成負才尚氣見惡於李林甫卒不遇以死壽亦逮中年

孟浩然詩一卷

晁氏曰唐孟浩然也襄陽人工五言詩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一日諸名士集秘省聯句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衆皆欽伏

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禁林遇玄宗
臨幸浩然匿牀下維以聞上曰素聞其人因召
見命自誦所爲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上曰不
求進而誣朕棄人命放歸所著詩一百一十首
宜城處士王士源序次爲三卷今併爲一又有
天寶中韋縉序
嚴從中黃子三卷

晁氏曰唐嚴從開元中爲著作郎春宮侍讀集
賢院學士卒自號中黃子當時命太子侍文呂
向訪遺文於家得訓老經頌等八篇序而爲三卷

李翰林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李白太白也白集舊十卷唐李陽冰
序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凡歌詩七百
七十六篇又纂雜著爲別集十卷宋次道治平
中得王文獻及唐魏萬所纂白詩又哀唐類詩
洎石刻所傳者通李陽冰樂史集共一千一篇
雜著六十五篇曾子固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
云白蜀人天寶初至長安明皇召爲翰林供奉
頃之不合去安祿山反明皇在蜀永王璘鄖度
東南白時卧廬山迫致之璘敗坐繫浔陽獄崔

漢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釋白因使謀其軍
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以赦得釋過
當塗以卒始終■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
可考者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又稱
白在宣城謁見永王璘遂辟爲從事而新書又
稱白流夜郎還潯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
皆不合於白之自序蓋史誤也予按杜甫詩亦
以白爲山東人而蘇子瞻嘗恨白集爲庸俗所
亂則白之自序亦未可盡信而遂以爲史誤近
蜀本又附入左縣邑人所哀白隱處少年所作
詩六十篇尤爲淺俗白天才英麗其辭逸蕩雋
偉飄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讀者自可別
其真僞也

陳氏曰唐志有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所錄也
今按陽冰序文但言十喪其九而無卷數又樂
史序文稱李翰林集十卷別收歌詩十卷校勘
爲二十卷又於館中得賦序書表贊頌等亦爲
十卷號爲別集然則三十卷者樂史所定也家
藏本不知何處本前二十卷爲詩後十卷爲雜
著首載陽冰史及魏顥曾鞏四序李華劉全白

范傳正裴敬碑志卷末又載新史本傳而姑孰
十詠笑矣悲來草書三歌行亦附焉復著東坡
辨證之語其本最爲完善別有蜀刻大小二本
卷數亦同而首卷專載碑序餘二十三卷歌詩
而雜著止六卷有宋敏求後序言奮集歌詩七
百七十六篇又得王溥及唐魏萬本同哀唐類
詩諸編洎石刻所傳廣之無慮千篇以別集雜
著附其後曾鞏蓋因宋本而次第之者也以校
奮藏本篇數如其言然則蜀本即宋本也耶末
又有元豐中毛漸題云以宋公編類之勤曾公
考次之詳而晏公又能鑲板以傳於世乃晏知
止刻於蘇州者然則蜀本蓋傳蘇本而蘇今不
復有矣

南豐曾氏序略曰白以汧永王璘事長流夜郎
會赦得釋如潯陽金陵徘徊歷陽宣城二郡其
族人陽永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
四時寶應元年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
度者寡然其辭閑肆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
所未有也奮更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
超世之心余以爲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

之使覽者得詳焉

穎濱蘇氏云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士名而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奮求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壯士兮守四

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壯士守四方其不達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朱子語錄曰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王諸家太白詩如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中蓋聖於詩者古風五十篇多是學陳子昂感遇詩有全用它句處太白去子昂未遠其尊慕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而爲二者有二篇合而爲一者太白詩不專是豪

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
和緩太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子美詩好處亦
是做選詩燕州諸詩不然也

岑參集十卷

晁氏曰唐岑參南陽人文本裔孫天寶三年進
士累官補闕起居郎出為嘉州刺史杜鴻漸表
置幕府為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罷終于蜀參博
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辭清尚用心良苦其有所
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每篇絕筆人競傳
諷至德中裴度薦杜甫等嘗薦其識度清遠議論

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可以備獻替之官云
集有杜確序

李嘉祐詩二卷

晁氏曰唐李嘉祐別名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
進士為秘書正字袁台二州刺史善為詩綺靡
婉麗有齊梁之風時以比吳均何遜云

高適集十卷 集外文二卷 別詩一卷

晁氏曰高適達夫也一字仲武渤海人天寶八
年舉有道科中第永泰初終散騎常侍五十始
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

布云

賈至集十卷

晁氏曰唐賈至字幼幾洛陽人天寶十年以明
經擢第累官至起居舍人知制誥從駕幸西川
當撰傳位冊既進臺上曰先天誥命乃父爲之
今茲冊命尔又爲之兩朝大典出卿父子可謂
繼美矣大曆中終散騎常侍集李邕鄆泚家本
蘇弁編次常仲孺爲之序以墓銘序碑列于后
今亡其半矣蘇子瞻嘗行呂惠卿責詞有元兇
在位之語仇人乃曰世惟宋太子劾謂之元兇

因誣其指斥殊不知曹子建責躬詩有曰元兇
是率蓋自謂也今至集制誥中有除魏中舉徐
歸道詞亦以元兇指祿山是豈獨劾爲元兇耶
世多疑子瞻失詞因表出之

陳氏曰唐志二十卷別十五卷李泚書目云至
集有三本又有十卷者有序今本無序中興館
閣本亦同

經籍考卷之五十八終

經籍考卷之五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集

元子十卷

琦玕子一卷

文編十卷

晁氏曰唐元結次山也後魏之裔天寶十三年
進士復舉制科授右金吾兵曹累遷容管經略
使始在商餘山稱元子逃難入琦玕

子或稱浪士漁者稱爲鰲叟酒徒呼爲漫叟及
官呼爲漫郎因以命其所著結性耿介有憂道
閔世之意逢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與世鰲
牙豈獨其行事而然其文辭亦如之然其辭義

幽約譬古鐘磬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在當時
名出蕭李下至韓愈稱數唐之文人獨及結云
陳氏曰蜀本但載自序江州本以李商隱所作
序冠其首蜀本拾遺一卷中興頌五規二惡之
屬皆在焉江本分置十卷

容齋洪氏隨筆曰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
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紆作
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見於文
編餘者大抵澶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睿方
國二十國事最爲譎誕其略云方國之僮盡身

皆方其俗惡圓設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破
胷露心曰此心圓耶圓國則反是言國之僮三
口三舌相乳國之僮口以下直爲一竅無手國
足便於手無足國膚行如風其說頗近山海經
固已不韙至云惡國之僮男長大則殺父女長
大則殺母忍國之僮父母見子如臣見君無鼻
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觸國之僮子孫長大則
殺之如此之類皆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
興頌與日月爭光此書雖不作可也惜哉
高氏子略曰元子曰人之毒於鄉毒於國毒於

鳥獸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人之媚於時媚
於君媚於朋友郡縣不如媚於廐媚於室人之
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聚積不如貪於道貪
於閑靜人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貪溺不
如忍於貧苦忍於棄廢英哉斯言次山平生辭
章竒古不蹈襲其視柳柳州又英崛唐代文人
惟二公而已猶有一說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
容也如江漢諸詩所以爲宣王中興之美者皆
係之雅唐既中興而磨崖一碑乃以頌稱湯郎
豈不能致思於此耶初結居商餘山著書其序

謂天寶九年庚寅至十二年癸巳一萬六千五
百九十五言分十卷是蓋有意存焉卷首有元
氏家錄具紀其世次

杜工部集二十卷

集外詩一卷

註杜詩二十卷

蔡興宗編杜詩二十卷

趙次公註杜詩五十九卷

晁氏曰唐杜甫子美也審言之孫玄宗朝獻太
清宮享廟及郊奏賦三篇使待制集賢院宰相
試文再遷右衛率府曹曹終於劔南叅謀檢校
工部員外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

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數當寇亂挺節無
汙爲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集
有王洙原叔王琪君玉序本朝自原叔以後學
者喜觀甫詩世有爲之註者數家率皆鄙淺可
笑有托原叔名者其實非也呂微仲在成都時
嘗譜其年月近時有蔡興宗者再用年月編次
之而趙次公者又以古律詩雜次第之且爲之
註兩人頗以意改定其誤字云

陳氏曰按唐志六十卷小集六卷王洙原叔蒐
裒中外書九十九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五

篇古詩三百九十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
湖南所作視君行之次若歲時爲先後別錄雜
著爲二卷合二十卷寶元二年記遂爲定本王
琪君玉嘉祐中刻之姑蘇且爲後記元稹墓銘
亦附第二十卷之末又有遺文入正集中則非
其舊也世言子美詩集大成而無韻者幾不可
讀然開元以前文體大略如此若三大禮賦辭
氣壯偉又非唐初餘子所能及也

校定杜工部集二十二卷

陳氏曰秘書郎黃伯思長睿所校既正其差誤

叅考歲月出處異同古律相間凡一千四百四十七首雜著二十九首別爲二卷李丞相伯紀爲序

吳筠宗元先生集十卷

晁氏曰唐吳筠撰前有權德輿序筠字貞節華陰人生十五年隱於南陽天寶初召至京師請爲道士居嵩山已有勅待詔翰林筠知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乃東游會稽往來天台剡中與李白孔巢父訓唱大曆中卒弟子謚爲宗元先生筠通經義美文詞性高鯁其待詔翰林也

特承恩顧高力士素奉佛嘗短筠於帝故所著

文賦深詆釋氏頗爲通人所譏云

陳氏曰筠舉進士不中第爲道士居嵩陽觀待詔翰林爲高力士所惡而斥事見隱逸傳傳稱筠所善李白孔巢父歌詩相甲乙巢父詩未之見也筠詩固不碌碌然豈能與太白相甲乙哉

獨孤及毗陵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獨孤及至之也洛陽人天寶十三年舉洞曉玄經科代宗初爲太常博士舒濠二州刺史政最徙常州卒于官及幼有成人之量編

覽五經觀其大義而有章句學為文以立憲誠
世褒賢過惡為用長於議論唐實錄稱韓愈師其
為文云集門人有李舟梁簫前後序末載崔祐
用碑誌

陳氏曰及子曰郁字古風亦有名韓退之誌其墓
楊評事文集

楊凌撰柳子厚作後序曰楊君少以篇什著聲
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
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著述學富識
遠才誦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

是而天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
武侯傳論賤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原河東裴
秦武都符義甫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
廬山禪居記薛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文
人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言子昂也其可謂具體
者歟

濮陽吳君文集十卷

唐吳君撰武陵人也柳子厚序略曰其為詞
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文大人王
公之義其為誄志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

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

毛欽一集二卷

陳氏曰唐荊州長林毛欽一撰長林今荊門屬
縣欽一上諸公書自稱毛欽一字傑而或以傑
為名唐人以字行者多矣自魏雲夢子開元中人

戎昱集三卷

晁氏曰唐戎昱撰初李萇廉察桂林月夜聞隣
居吟詠之音清暢遲明訪之乃昱也即延為幕
賓因飲席調其侍兒萇微知其意即贈之昱感
怍賦詩有息合死前訓之句又為衛伯玉荆南

從事歷辰辰二州刺史

陳氏曰其姪孫為序言弱冠謂杜甫於渚宮一
見禮遇集中有哭甫詩世所傳在家貧亦好之
句是詩也

劉虞部集十卷

陳氏曰唐虞部郎中劉周子夏撰武元衡為序
集中有送弟歸懷州舊業序言高祖嘗武德經
綸勲在三府按武德功臣有劉文靖弘基政會
史皆有傳文靖之後誅絕弘基政會傳後無所
考未詳何人之後也胡鑑十八拍行於世

梁補闕集二十卷

陳氏曰粵右補闕翰林學士安定梁肅敬之撰
崔恭爲之序首稱其從釋氏爲天台大師元浩
之弟子今按獨孤及集後序稱門下生頗述師
承之意韓愈亦言其佐助陸栢貢士所與及第
者皆赫然有聞然則深固石儒善士也而獨以
爲師從釋氏者何哉

陸宣公奏議十三卷

晁氏曰唐陸贄敬輿也嘉西二人大曆八年進士
中博學宏詞書判拔萃科德宗初爲翰林學士

從奉天還爲中書舍人平章事贄在奉天日下
詔書數百初如不經思遠成皆周盡人情嘗爲
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悔以感人心誠不容
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無所忌庶叛者革
心上從之故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
涕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瓜牙宣力蓋腹心有
助焉舊翰苑集外有榜子集五卷議論集三卷
元祐中蘇子瞻乞校正進呈改從今名疑是時
裒諸集以成云

陳氏曰權德輿爲之序稱制誥集十三卷奏草

七卷中書奏議七卷今所存者翰苑集十卷勝
子集十二卷序又稱別集文賦表狀十五卷今
不傳

東坡蘇氏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曰臣等
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
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媿
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
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以經效於世
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
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

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
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
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贊諫之以忠厚德宗以
猜疑爲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
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歛而贊以散財爲急至
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
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
待有功如斯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
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真觀可
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相與告言以陛下

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
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
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
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
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
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
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
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
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
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朱子語錄曰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
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它
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論二稅之弊極佳
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
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
云疑或然也

權丞相集五十卷

晁氏曰權德輿載之也秦州人未冠以文章稱
諸儒問貞元十年知制誥累官中書舍人元和
五年以禮部尚書平章事德輿三歲知變四聲

四歲能詩賦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
未曾一日去書其文雅正瞻縉當時公卿功德
卓異者皆所銘記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
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爲縉紳羽儀其兩漢辨
亡論世祖封不義侯議世多稱之嘗自纂制誥
集五十卷楊憑爲序今亡逸文集孫憲孫編次
楊嗣復爲序

陳氏曰德輿父皋以不汙祿山見卓行傳其子
璩爲中書舍人劾李訓亦能世其家性寬和而
大體文亦純雅宏贍三世名迹可謂名門矣墓

碑韓昌黎所爲序文言九年掌誥自纂錄爲五
十卷不在此集內今未之見

韓昌黎集四十卷 集外文一卷

晁氏曰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進士累
擢知制誥進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爲京兆尹
與李紳不協紳出愈罷爲兵部俄復舊劉昫唐
書稱愈恃才肆意盪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
宗元爲羅池神而愈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肅
不應進士而愈爲作諱辨又爲毛穎傳譏戲不
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新書稱愈三歲而

孤自知讀書比長盡通六經者家學性明銳不
爲詭隨每言文章自相如子長後作者不世出
故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造端置辭要
爲不蹈襲前人者議者謂舊之譏其文章甚紕
繆固不待辯而新史褒其造端置辭不蹈襲前
人亦未爲知愈蓋愈之置辭字字悉有據依其
造端如毛穎傳進學解之類皆有所師範云其
集屢經名人是正其舛訛絕少但編次殊失倫
類有暇者宜再編之

李漢文集序略曰先生幼孤自知讀書爲文日

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
史百子皆搜挾無隱汗瀾卓踔翰法澄深詭然
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
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
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
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
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推陷廓清之功比於
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本傳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
反利以樸剗僞以真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

橫鶩別驅汪洋大肆無抵牾聖人者又云其原
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奧衍究深與孟軻揚雄
相爲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其他文造端置辭
要不爲蹈襲前人者惟愈爲之沛然有餘至其
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遂不及遠甚
程子曰韓退之晚年爲文所得甚多學本是修
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
遂有所得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
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
見此人

歐公詩話曰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
文章木事故其詩曰多情悽酒伴餘事作詩入也
然其資談笑助諧謔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
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
愛其工於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
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
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
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
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
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

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
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本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
傍出衆韻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與
坐客皆爲之笑也

陳氏曰李漢序公文言辱知最厚且親收拾遺
文無所失墜者懼後之人僞妄輒附益其中也
外有註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
史官不在集中今實錄在外集然則世所謂外
集者自實錄外皆僞妄或韓公及其壻所刪去
也南陽者唐東都之河陽春秋傳晉於是始啓

南陽者也新書以爲鄧州非是方崧卿年譜辨
之詳矣

韓文公志五卷

陳氏曰金堂樊汝霖澤之撰汝霖嘗爲韓集譜
註四十五卷又集其碑誌祭文序譜之屬爲一
編此是也譜註未之見汝霖宣和六年進士仕
至瀘帥以卒玉山汪端明志其墓

韓昌黎集四十卷 外集一卷 附錄五卷

年譜一卷 舉正十卷 外抄八卷

陳氏曰年譜洪興祖撰莆田方崧卿增考且撰

舉正以校其同異而刻之南安外集但據嘉祐蜀本劉焯所錄二十五篇而附以石刻聯句詩文之遺見於它集者及葛嶠刻柳文則又以大庾丞韓郁所編註諸本號外集者并考疑誤輯遺事共為外抄刻之

校定韓昌黎集四十卷

外集十卷

陳氏曰晦庵朱侍講熹以方氏本校定凡異同定歸一多所發明有益後學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愚按方氏用力於此集勸矣外集刪削甚嚴而存此書以見其邀速常語

初無崇信之說但欲明世間問荅之偽而不悟此書為偽之尤也蓋由歐公跋語之故不知歐公自以易大傳之名與已意合從而實之此自通人之一蔽東坡固嘗深辨之然其謬妄三尺童子所共識不待坡公也今朱公決以為韓筆無疑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廼尔殆不可解今按外集第七卷曰疑誤者韓郁注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脫乃由兵部為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尔其書蓋國初所

刻故其謬如此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齋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可見此書之妄也然其妄甚白亦不待此而明

朱子韓文考異序曰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爲佳本子讀之信然然猶恨其不盡哉諸本同異而多拆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爲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爲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

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弊脫略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二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爲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秘閣官本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之手稟而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爲重輕也抑韓子之爲文雖以力去陳言爲務而又必

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為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

柳州文集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晁氏曰唐柳宗元子厚也河東人貞元九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終於柳州刺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微既竄斥湮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悲惻在柳州進士走數千里後學經指授者文辭皆有法

世號柳州劉禹錫序之韓退之言吾嘗評其文深雄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為然陳氏曰劉禹錫序言編次其文為三十二通退之之誌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當時本也或云沈元用所傳穆伯長本

柳先生集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別錄二卷

撫異一卷 音釋一卷 附錄二卷

事迹本末一卷

陳氏曰方崧卿既刻韓集於南安其後江陰葛嶠為守復刊柳集以配之別錄而下皆嶠所裒集也別錄者龍城錄及法言注五則龍城近世人偽作

重校添注柳文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陳氏曰姑蘇鄭定刊於嘉興以諸家所註輯為一編曰集註曰補註曰章曰孫曰韓曰張曰董氏而皆不註其名其曰重板曰添註則其所附益也

韓柳音辨二卷

陳氏曰南劍教授新安張敦頤撰紹興八年進士也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

外集十卷

晁氏曰唐劉禹錫字夢得也中山人貞元九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貶朗州司馬元和十年召還欲任以南省郎作玄都觀看花詩譏忿當路出為播州刺史裴度以母老為請得易連州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以詆權近俄分司東都遷賓客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禹錫少工文章恃才而廢老年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造

素善詩晚節尤精白居易推爲詩豪嘗言其詩
在處應有神物護持禹錫早與柳宗元爲文章
之交稱柳晚與白居易爲詩友號劉白雖詩文
似少不及然能抗衡二人間信天下之奇才也
陳氏曰集本四十卷逸其十卷常山宋次道哀
輯其遺文得詩四百七篇雜文二十二篇爲外
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也

夢得自言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雋而膏味無
窮炙而愈出也後村劉氏曰夢得詩雄渾老蒼
沈著痛快小家數不能及絕句尤工又曰夢得

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朝其詩尤多感慨惟在
人雖晚達於樹比冬青之句差閑婉卷樂天云
莫道業揄晚爲霞尚滿天亦足以見其精華老
而不竭

韋處厚集七十卷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撰劇禹錫序略曰
按公未爲近臣以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志
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爲主自入爲學士至宰
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
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

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
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
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辯似
管夷吾

裴晉公集二卷

陳氏曰唐宰相裴度中立撰

李觀文編三卷

外集二卷

晁氏曰唐李觀元賓也華之從子貞元八年進
士中宏詞科終太子校書郎觀爲文不襲前人
時謂與韓愈相上下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

休故擅名陸希聲大順中編觀文爲之序以爲
觀尚辭故辭勝理今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
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
云其後蜀人趙昂又得其安邊書至晁錯論一
十四首爲後集二卷頃年予從父詹事公掌誥
命嘗以四之日爲四日不學者閑然以爲非今
觀集中亦云尔乃知本于此

陳氏曰元賓與韓退之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明
年試博學宏詞觀中其科而愈不在選顏子不
貳過論其年所試文也又一年觀年二十九而

卒愈爲之志銘使觀不死豈可量哉

歐陽集十卷

晁氏曰唐歐陽詹行周也泉州人終國子四門助教閩人不肯北官及常袞爲觀察使興學勸士舉進士自詹始與韓愈李觀李絳貞元八年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云此集李貽孫纂韓退之作詹哀辭稱詹甚美大意謂詹覓舉京師將以爲父母榮也又云其德行信於朋友而唐小說載詹惑太原一妓爲賦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之詩卒爲之死今集中亦載焉若然

則詹之志豈在其父

行者乃尔耶

陳氏曰詹亦韓愈同年考其集中各有明水賦詹亦蚤死愈爲之哀辭尤拳拳焉李翱作傳而李集不載其序福唐廩使李貽孫所爲也詹之爲人有哀辭可信已黃璞何人斯乃有太原函譽之謗好事者喜傳之不信愈而信璞異哉高城不可見之句樂府此類多矣不得以爲實也

呂衡州集十卷

晁氏曰唐呂溫和叔也一字允光河中人貞元

十四年進士以善章執誼王叔文起家再命左拾遺同張薦使吐蕃元和初使還累遷知御史雜事再貶道州刺史徙衡州溫從梁肅為文章規摹左氏藻贍精田流輩推尚劉禹錫為編次其文序之云古之為書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故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為上篇今集先賦詩後雜文非禹錫本也

陳氏曰溫本善章王偶使絕域得免在八司馬之數而終以好利敗與竇群羊士諤眚比傾誣宰相李吉甫謫死履校不懲至於滅耳此所以為小人歟

經籍考卷之五十九終

